

外戚門  
人物門

群書集事淵海

二十七之二十八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盡心於國而良善者

鼎壽為外戚冠冕 金史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尚熙宗女鄭國公主世宗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蘇州刺史濟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肅橫海軍入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烏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

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從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其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忠義克終金史

傑散忠義金太祖宣獻皇后之姪也世宗時為丞相勳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

忠謹

忠良謹慎者

陰識慎言見重後漢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李繼隆謙謹宋史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

爐烹飲焉

**忠能** 忠於國而能事者

李端懿發倉賑飢教戰宋史

李端懿字元伯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元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齊州防禦使杜行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適以端懿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服除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馬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隄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

張堯佐平刑簡訟宋史

張堯佐字希元溫成皇后世父也仁宗時舉進士歷憲州筠州

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眾敝以曉之訟遂簡

**忠厚** 存心寬厚利於人者

竇嬰散金得士前漢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漢孝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彭越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吳湊奏元載黨人減死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代宗時宰相元載當國久悞狀日肆帝陰  
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吳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  
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  
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山是得減死

李石不念舊惡金史

李石睿宗貞懿皇后之弟也少貧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  
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為能此吾復何憂其未貴  
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  
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

向經賑救多所濟活宋史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賴王選經女為妃所  
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澠州防禦使知陳

州歲中閔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  
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施公私儉錢以寬民有  
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  
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  
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  
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

同鄉善遠權勢宋史

韓同鄉宋寧宗皇后父也初知秦州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  
尉季父韓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聲勢薰灼同鄉每懼滿盈不敢  
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鄉乃后父也慶元五年  
侂胄竟敗人始服其善遠權勢

明哲

明良保身者

攸緒素遁唐書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鎗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瘳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皆腫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矧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寧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今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恭謹

恭敬而謹恪者

論思話令望南史

蕭思話孝懿皇后弟之子也外戚令望早見任待宋文帝時歷  
十二州按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  
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曹彬執禮益恭宋史

日彬字國華其從母張氏為周太祖貴妃周祖受禪召彬歸京  
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  
以彬帝戚尤禮遇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  
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  
言也

郭崇仁不仕外任宋史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太宗淳化四年補左  
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契丹入寇齋密詔諭河北諸

遂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  
宅使康州刺史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  
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  
官也

曹佺見稱純臣宋史

曹佺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累遷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  
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  
自保真純臣也

### 謙退

能遜讓而退避者

長君兄弟不驕前漢

竇長君之廣國文帝竇后兄弟也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  
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  
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  
也其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  
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  
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  
御左右皆悲延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  
當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  
氏大害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  
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王鳳以天變辭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  
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  
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  
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  
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  
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  
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  
以益政治今有彗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  
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  
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延引過自



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  
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  
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陰興知今辭封後漢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  
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  
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第宅苟完裁蔽風雨帝後召興欲  
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  
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  
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鄧騭讓還爵土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熹皇后之兄也和帝時遷虎賁中郎將和帝崩  
騭帝立尊后為皇太后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  
元年封騭上蔡侯騭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過以  
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  
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虔心陛下躬天  
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  
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

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

裴頴辭重任 晉書

裴頴惠帝賈后從母之子也帝以為光祿大夫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頴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

王蘊退讓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之父也初為吳興太守後遷光祿大

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安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聽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

武平一請抑損外家 唐書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穎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唐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平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

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福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譽殊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申直道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鬱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日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曹琮辭職宋史

曹琮字寶章曹彬之子也仁宗時琮為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劉從廣待罪宋史

劉從廣字景元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宗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為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間不能扞患疆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

夏執中辭寵宋史

夏執中孝宗后之弟也以外戚故補承信郎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執中初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

貴族欲以姪后執中弗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麥甚渥嘗為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 寬恕

寬洪而恕人者

代勤令拔虎箭北史

余朱代勤魏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我將軍苗園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

### 志節

有志而守節操者

庾袞居難有禮晉書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黎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步微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庾袞不屈晉書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篤學晉惠帝元康末穎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後太守節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通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孝穆實臣見稱遼史

蕭孝穆淳欽厚廉謹有禮法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以為北院樞密使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公卓以吏才進其後轉劾不知大體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

節儉

搏節用度者

臧燾分祿南史

宋武帝受命臧燾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

正言

以正理而言者

郭釗言穆宗當視膳唐書

郭釗代宗朝以小孫為奉禮郎累官至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之釗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帝得無元舅體

直言

以抗直言事者

齊宣帝太后前漢

嘗與孝王太子兄子也景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  
朝因與弟共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  
傳王太后驪姜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  
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

能幹

有才能幹濟者

張弘策佐梁武得國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齊明帝崩時梁武帝長  
兄懿薨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  
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  
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成且嗣主  
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

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  
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  
拓劉暄而已拓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跣踵可待蕭  
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君隙開釁  
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  
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  
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  
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武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  
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  
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頌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  
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  
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及梁武帝即位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進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鄭興裔見稱不欺宋史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孝宗乾道初知閭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服闋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為隣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

重屯糧之例糴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外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

嚴毅

嚴切剛毅者

弘度杖奴北史

隋文帝開皇初崔弘度為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誰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

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鬻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知人

知人善惡者

廷璋勸姊宋史

楊廷璋字溫王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郭威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威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威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威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廷璋為右飛

龍使

知命

知其命運之終聽自然者

吳湊病不飲藥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母弟也唐德宗時為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敷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

蕭柳言志而終遼史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也聖宗時叔父恒德薦其才入侍衛南伐宋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後致仕臨終謂人曰吾必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



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

**姿相** 人有姿容清美者

杜乂形清晉書

杜乂字弘理晉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一見而目之曰雷目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惡相** 狀貌醜惡者

王莽鵠目虎吻前漢

王莽漢平帝之后父也為人侈口顰頰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釐裝衣及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

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鵠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度量** 大度寬量不以死生為意者

庾亮安眾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晉明帝時假節都督諸軍事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舡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心乃安

景文賜死不懼事文類聚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

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飲藥而卒

# 濟人

以財濟人者

竇武施財後漢

竇武字游平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漢桓帝時長女選入掖庭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五千戶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偷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以施貧民

# 遠慮

思慮深遠者

楊濟慮兄專權有禍晉書

楊濟字文通晉武帝時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兄楊駿為太子太師初以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甥李斌數諫止之亮遂誅濟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微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可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還共石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馬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斛律寵極慮危北史

斛律金乃朔州敕勒部人也神武時甚有功封石城郡公文宣受禪封成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武成即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授大將軍次子羨反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這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技藝云

精於藝者

曹平破的宋史

曹評字公正仁宗光獻皇后從弟偕之子也以父任累官至温州防禦使曹元祐中提舉萬壽觀丐外樞密院白為真定路鈐轄善射皇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為悚

楊石三發三中宋史

楊石字介之寧宗仁烈皇后兄次山之子也慶元中補承信郎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

貴寵

身既貴重家異寵者

衛青因姊為后得尚公主史記

衛青字仲卿漢武帝立青姊衛子夫為皇后以青為大將軍封

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千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王鳳柄用朝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孝成帝立以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

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鄧騭以后兄位特進故得就國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帝和熹皇后之兄也安帝時為車騎將軍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狎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騭弟悝弘閭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等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

入隲等貴財田宅又徙封隲為羅侯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賈謐爭奕晉書

賈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位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李評恃寵宋史

李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遷皇城使哲宗時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為忠僥倖進用中外互目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川還幹當三

班院副韓續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

**恩宥** 有罪而蒙赦宥者

羊聃倚太妃得免晉書

羊聃字彭祖元帝時為廬陵太守縱暴殺人下獄琅琊山太妃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固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成帝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性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

稱譽

有善而見稱美於人者

褚裒皮裏陽秋晉書

褚裒字季野晉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康帝朝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要譽

要求名譽者

王莽匿情求名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子乘時侈靡以

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拓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賑施賓客家無所餘放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將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頌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甚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

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稱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董宏上書宜尊哀帝祖母傳太后母丁姬莽劾止後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抑貶尊號請免為庶人上弗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寬訟莽者以百數因日食賢良周護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見君面有癩美玉可滅癩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聊遂摧碎之自累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謀議

有謀畫議論者

羊祜議伐吳晉書

羊祜字叔子景帝景獻皇后弟晉武帝時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命扶疾乘輦入見不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

計帝以其病不宜常人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政虐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若舍之而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將為後患矣華深贊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張弘策有匡濟之心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義勇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

策而已

李石止塹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金世宗大定年間進拜太尉尚書令先是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斬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

矜誇以家世誇於人者

竇威叙世為外戚唐書

竇威字文蔚博學隋末大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



定制度唐高祖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今事固有不等耶威謝曰臣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

## 避難

逃避患難者

李曉遇閻信以免 北史

尔朱榮之立魏孝莊李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

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

## 傲慢

驕傲而侮慢人者

蔡搏不答南史

蔡搏字景節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嘗設大臣餅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貪財 貪圖財利者

崇融負絹顛仆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文成元皇后兄李誕子也襲爵陳留公崇性好財賄販肆聚斂魏孝明帝時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眾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斜也貪財納嫂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女為海陵后由是拜平章政事恣取部人財物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李弟之子查刺為

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為室而不相睦兀魯嘗怨曰斜也行也妻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身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身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鞠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

黨比 朋黨阿附者

胡長仁預政致倭北史

胡長仁字孝隆齊武成帝后兄也以内戚歷位左僕射尚書令參預朝政左丞嚮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長仁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令史欲省務者自有百數孝裕屏人私

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寧斷人語為三

# 構隙

構成怨隙者

田蚡毀灌夫受報前漢

田蚡景帝王后母弟武帝舅也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魏其侯實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劾女曹兒咭聒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連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曰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格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腫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名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帝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

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  
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歲嬰家嬰家丞封  
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  
城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繫者譚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  
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田蚡灌夫結怨前漢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為丞相時有灌夫字仲孺  
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嘗有服過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嘗嬰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曰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  
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  
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徃徃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  
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  
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慢  
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  
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

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驕奢

驕侈奢用者

羊琇獸炭温酒晉書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武帝時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琇性奢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承祐恣侈宋史

孫承祐吳越國王錢俶納其姊為妃因擢處要職累遷知靜海節度事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筋所居室中藝龍腦日不下數兩

後漢宋從太宗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贈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驕橫

驕肆而橫惡者

田蚡恃權勢前漢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景帝王皇后母弟也為人貌侵生貴甚又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為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

孟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  
滋治宅甲諸弟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四壁設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

淳于長不法前漢

淳于長字子孺王太后姊子也為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  
鳳長侍病晨夜扶持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託太后及  
漢成帝帝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  
居其位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謀立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以建策止營昌陵  
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知遺賞賜亦索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

后廢居長定宮而長與后姊嬖私通受許后賂遺詐許為白上  
立以為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竇憲恃勢奪公主園田後漢

竇憲字伯度融孫也父勲被誅憲少孤肅宗建初二年以憲女  
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特弟篤為黃門侍  
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  
官莫不畏憚憲恃官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  
不聽不報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  
牽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  
如狐離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得解使以田  
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竇憲字伯度女弟為章帝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嘗賜累位  
寵貴日盛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兄弟皆在  
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  
尊崇之以為太傅令伯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  
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  
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睡  
臥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堂考劾父勲獄憲遂令  
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  
邪辟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毋元自通長樂  
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  
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建與青州

刺史雜考剛等後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  
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  
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班師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  
大將軍封武陽侯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  
三公上

梁冀恣惡奢僭後漢

梁冀順帝時為大將軍冀帝后兄也用妻孫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  
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  
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  
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繫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有綺踈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歲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清深林絕澗有若自然竒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

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柘林苑禁同王家遠滯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柴守禮驕橫自恣 五代史

柴守禮字克讓周太祖時以后族拜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初周太祖聖穆柴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榮以為子是為世宗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  
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  
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王繼勳恣惡殺人宋史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  
入室中逐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內殿供  
奉官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  
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  
也繼勳不能諭上自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  
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自  
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為樂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  
勳殘暴愈甚殫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洛民

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  
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鞠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  
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  
市及為殭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  
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潁  
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

奢淫

奢侈淫穢者

武三思寵幸驕奢唐書

武三思當武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  
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  
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

迎諧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蒸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歲以

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

楊釗貴號雄狐 唐書

楊釗字國忠楊貴妃從兄也玄宗時貴顯最久而虢國又與釗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

國忠宣淫不止 唐書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白貸于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筮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携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頽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公賂宣淫不止

## 召禍

所為不善致禍害者

公孫賀救子被殺 前漢

公孫賀字子叔武帝時拜為丞相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心計遂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何進無謀被殺 後漢

何進字遂高何太后從兄也太后臨朝輔政錄尚書事欲謀誅宦官進意狐疑素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事由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徙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

寺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索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托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出誅矣

楊國忠專權致禍唐書

楊國忠唐玄宗時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眾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

通鑑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負  
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立夏乃  
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  
以爲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譟無復綱序及安祿山  
反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爲自完計至  
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  
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彊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  
冕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  
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  
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  
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  
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

射中其頰殺之爭取其肉且盡梟首以獻  
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  
又殺之四子暄眇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躍  
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殞眇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晞  
奔漢中爲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  
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  
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氏爭其賞富埒國忠昱戀賞  
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  
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女女權 姦惡持權柄者

梁冀專權自恣後漢

梁冀為大將軍漢桓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會公卿議禮於是有人司奏冀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貢賜比霍光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不悅專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者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啟謝恩然後敢詣尚書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腰斬之侍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詣闕上書陳冀之狀書得奏冀聞而密遣人掩捕著著乃變姓名後託病偽死冀廉知其詐陰求得宮殺之隱問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蔽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論與著友善先是絜等奏記薦為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

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襯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冀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白帝轉官又諷人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年十六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家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宮徒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竇憲寵遇致殺後漢

竇憲字伯度章帝建初二年拜為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即位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累遷大將軍大行封爵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高等為瓜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

射邳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弟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實景為執金吾實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漢官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緹騎並為緹橫也依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嘉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文捕上壻舉皆

下獄誅家禹從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

使亮專殺晉書

庾亮明帝后兄也晉成帝即位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誅又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大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巨源專擅除官唐書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韋后近族也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



賈似道字師憲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  
累遷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  
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  
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  
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壘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  
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以似道軍漢陽援  
莫不解體

賈似道專權喪師 宋史

賈似道字師憲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  
累遷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  
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  
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  
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壘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  
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以似道軍漢陽援  
新加軍中拜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  
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彞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  
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除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似道  
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  
敢行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  
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  
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  
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  
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  
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間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彞矣  
發其塚取之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

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乃上表出師扣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餘里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

之備至監察御史孫嶸叟中書舍人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使鞠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 害忠

虐害忠良者

高肇毒王總亦死其所北史

魏尚書令高肇性兇悞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魏宣武帝欲以為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潘僧固之同王愉謀逆肇誣總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珎希肇提携構成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

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无珎將武士賈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珎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褥裏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啼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大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

### 凶禍 遭遇凶灾禍患者

賈謐枉陷壓牀 晉書

賈謐本賈充女夫韓壽之子晉惠帝賈后之甥也充卒無子充妻郭氏以謐奉充後帝乃詔謐為賈充世孫以嗣充爵其後歷

位散騎常侍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殺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高肇怪異 北史

高肇字首文魏文昭太后之兄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三人同日受封未幾為尚書右僕射一時富貴赫奕無比肇出自夷士時望輕之既專政結朋黨作威顯殺害宗室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又與清河王懌忿爭高后立後愈肆縱恣及大舉征蜀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節度是日面辭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瓦解行至函谷車軸中折眾

咸怪異以為不獲吉還也宣武崩赦罷征軍肇承變回至闕下  
縗服號哭開太極殿盡哀領軍于忠清河王懌等密欲除之潛  
備壯士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

周仁軌斷臂發塚唐書

周仁軌韋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  
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  
刑人舉刃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韋玄貞洵墳墓民盜  
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  
癸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

**女妖惡**

姦邪恣為惡者

梁冀跋扈致禍後漢

梁冀字伯卓漢順帝時初為黃門侍郎累至大將軍至桓帝元  
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冀  
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  
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  
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咎  
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牧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廷  
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  
壽引進猛入掖廷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  
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尊為議郎冀恐尊洎敗宣意乃結刺  
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使瑗將左右廐騎虎賁羽林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苑園以業窮民百姓莫不稱慶

梁冀驕橫致族後漢

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其皇后秉執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桓帝逼畏久桓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及皇后

崩帝因如廁獨呼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謝詒家衡對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冀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耳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賈謚諧適晉書

賈謚字長深韓壽之子也賈充薨後妻郭氏以謚立為充之子黎民為嗣初充一女為惠帝后少女為韓壽妻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適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

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而謀廢之

### 楚客黨惡事 中宗 唐書

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勅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

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人正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貽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瓘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瓘誣詆唐中宗不能窮也詔瓘與楚客處納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

## 惡逆 行弒逆者

褚淡之弒故主 隋史

褚淡之字仲原晉恭帝后族也宋武帝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晉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 人物門

#### 儒

#### 世家

孔聖之家世也

宣聖世代 孔子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殷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武王伐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奉湯祀後武庚與管蔡霍叔亂周周公東征罪人斯得乃改命微

子後殷國於宋啓卒弟仲思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二微俱以  
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迨弗父何以國讓弟厲公何之後  
遂世為宋卿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四十  
七代孫傳推譜牒曰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  
出於姬姓皆非子氏後蓋姓同而族異孔氏子姓為先聖後者  
世為魯人同居祖廟

宣聖歷年始終 孔子家語

孔子一歲至三十歲在魯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九歲娶宋弁官  
氏二十歲子鯉生為乘田為委吏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七  
歲適鄭二十九歲適晉學鼓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老聃訪樂長  
弘反魯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五十  
一歲為中都宰五十二歲為司空為司寇五十六歲攝行相事

與聞國政三月五十六歲適衛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過蒲  
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害之適鄭五十七歲自鄭適  
陳留三年五十九歲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六  
十一歲自陳適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六十三歲  
留陳蔡間楚昭王聘之蔡陳發從圍手野適楚楚不用反衛六十  
四歲在衛留五年六十六歲夫人弁官氏卒六十八歲魯以幣  
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迺敘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修春秋  
六十九歲子鯉卒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七十三歲夏  
四月己丑卒五月葬城北泗水上

## 師道

能為人師範之道者

夏侯勝卒太后素服 事文類聚



夏侯勝漢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十九卒太后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包咸無往教後漢

包咸字子良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中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遂遣子師之光武建武中拜諫議大夫

陽城教諸生還養唐書

陽城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

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吳充作六歲規訓宋史

吳充字冲卿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歲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王恂發明綱常元史

王恂字敬甫元裕宗時擢太子贊善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 師道自任

以師範之道能為已任者

歸暘序禮 元史

歸暘字彥溫元順帝時轉河西廉訪使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  
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為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仍  
兼前職暘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  
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者人  
各殊卒從暘議也

### 聖智

孔聖之知識兼盡者

孔子知釐廟火第八說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  
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  
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  
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  
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  
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知哀公侵上忽下 事文類聚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  
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豈有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  
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  
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  
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 聖誠

孔聖指事誠諭人者

孔子謂弟子記銘 說苑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丈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孔子觀欹器 說苑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聖訓

孔聖設言以訓人者

孔子訓亡弓之言 說苑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孔子訓知反己而知天下說苑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仲尼正言抑季孫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

以用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孔子訓子貢以進賢為賢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孔子以治民如腐索御馬說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

以道道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孔子因盛服戒子路說苑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實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白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孔子貴建本重立始說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

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以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訓君子慎所藏說苑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孔子訓士慎三者說苑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孔子以正名為先 說苑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喻君臣之理 說苑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紂顛覆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代無道

示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喻三代興亡 說苑

孔子曰夏道不止商德不作商德不止周德不作周德不止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止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孔子訓為人下者之道 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眾不亦難乎

孔子訓本立然後為君子 說苑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美我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改份多業聞記

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慈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歲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

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崇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戒曾參逃暴怒說苑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性至孝常芸瓜而誤斬其根父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其父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孔子止琴張弔宗魯左傳

魯琴張孔子弟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皆由宗魯而後為女何用弔焉且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何以弔為

孔子言帝王冠禮孔子家語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祚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首者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畢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位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今日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哀職欽若昊天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子以子路琴聲垂訓 孔子家語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即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

孔子訓冉有五刑及禮 孔子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之人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主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棄而陷之三皇五

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刑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三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謹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掣引而

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孔子告宰我鬼神之道 孔子家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靈也神者氣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必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至之又從而思之老子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訓厄陳蔡皆幸也 孔子家語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欺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孔子救季平子厚葬 孔子家語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與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心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訓子路以忠仁 孔子家語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孔子告子貢臣子之道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訓子貢三國之政不同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孔子教子貢為政 孔子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填焉

孔子訓子貢知子路之政 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告子夏損益之道 孔子家語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

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待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三子言志 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顛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澆之野兩

聖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顏乎對曰回聞堯猶不同器而歲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法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野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告子路以正 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顛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受而恕可以容囿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

難矣

孔子告曾子七教三至 孔子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丁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用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入知其實然後

因天下之爵以尊知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孔子言為政最大 孔子家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孔子告曾子王者之言 孔子家語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一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山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

懼樞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孔子書天王狩河陽史記

晉文公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方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

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魯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天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

孔子示君子小人之憂樂說苑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移風易俗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南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驪馬牛者不  
豫賈

孔子化魯國無爭者 說苑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  
王公不聘不動令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  
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  
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  
者

### 道學

傳聖人性理道統之學者

周敦頤為學知道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宋英宗朝掾安南時桂珣通判軍事視敦頤氣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  
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  
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此

陳襄四人倡道 宋史

陳襄字述古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  
時學者沈溺於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  
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  
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神宗時知諫院改侍御史

呂大鈞能踐履 宋史



呂大鈞字和叔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  
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  
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  
及神宗時為光祿寺丞

程顥立教 宋史

程顥字伯淳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  
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迨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  
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

張載學求為聖人 宋史

張載字子厚神宗熙寧初召為崇文院校書既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  
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大臨責弼為佛氏之學 宋史

呂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  
生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

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哲宗時為太學博士遷祕書正字

程頤達六經 宋少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

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哲宗時召為祕書省校書郎

程頤問答 宋史

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  
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桔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  
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哲宗時召為祕書省校書郎

邵雍理學宋史

邵雍字堯夫哲宗時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  
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  
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  
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  
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  
成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  
曰幸受教迺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

博多其所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  
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未走飛草木之性情深  
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宓戲  
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

馬伸受業程門宋史

馬伸字時中宋徽宗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曰張繹求見十反愈  
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  
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  
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  
顧卒受中庸以歸欽宗靖康初擢監察御史

蔡元定從朱熹宋史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求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高宗時祕書少監楊萬里薦于朝召之以疾辭

李侗體認天理 宋史

李侗字愿中高宗時侗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後隱居教授學者多從之

陸九齡尊程教 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遂成大儒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

教授

劉燾發明道學 宋史

劉燾字晦伯孝宗乾道八年舉進士第累任尚書郎官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漕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箴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燾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

九淵著述 宋史

陸九淵字子靜孝宗乾道八年進士第調隆興靖安縣主簿除

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二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吳柔勝復明道學 宋史

吳柔勝字勝之孝宗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懷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丞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講義策問皆以是

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擢為職事使以文  
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張栻作希顏錄宋史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  
義忠孝之實長叩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栻退而思若有何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孝宗時召為吏部郎

李衡字彥平孝宗時召為吏部郎

李衡字彥平孝宗時召為吏部郎除祕閣修撰致仕後定  
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  
樂菴卒年七十八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  
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

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  
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  
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  
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呂祖謙關洛為宗宋史

呂祖謙字伯恭孝宗時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其學以關洛  
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岸一時英偉卓  
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平時忿懣忽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  
質也

袁燾入道義相磨宋史

袁燾孝宗時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

皆在學以道義。但切磨復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無他。之曰繫齋先生。

李性傳言格物致知 宋史

李性傳字成之。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宋寧宗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

程顥行實 宋史

程顥字伯淳。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以口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則實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我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

邵雍車音爭候 宋史

邵雍字堯夫。居河南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咸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王栢家學 宋史

王栢字會之理宗時人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李侗靜坐 宋史

李侗字愿中既從羅從彥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王鶚窮理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為人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

許衡綱常 元史

許衡字仲平元世祖久欲開太學會許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至元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



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筆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劉因學識精正元史

劉因字夢吉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世祖至元十九年詔徵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耶律有尚遵許衡之教法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強世祖時為國子祭酒至元二十七年以親老辭歸成宗大德八年葬父還鄉里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

張文謙陳堯舜之道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仕元世祖為中書左丞文謙蚤從劉秉忠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已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許衡以道自任元史

許衡居河陽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性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世祖時為京兆提學改國子祭酒

趙復傳學元史

趙復字仁甫得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姚樞楊惟中聞復論議如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

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世祖嘗召而不仕家於江漢之上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達善經說元史

張澧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澧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sub>懈</sub>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元世祖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以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澧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sub>生</sub>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澧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sub>誦</sub>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音楊剛中尤顯澧無<sub>寸</sub>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

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順帝至正中真州守臣以澧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吳澄自任元史

吳澄字幼清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谷問壘壘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英宗時遷翰林學士

許謙講學

元史

許謙字益之元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感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析衷聞者無不厭服咸宗大德

中焚恩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浸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金履祥並克王何之學

元史

金履祥字吉父既見王栢首商為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

孔思晦襲封

元史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壯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頊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成宗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仁宗雅崇儒道取譜牒按之以嫡襲封衍聖公賜月俸五百緡

許謙四書叢說 元史

許謙字益之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其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講學人多從之

胡長孺一變文風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仁宗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

聞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梁益師表 元史

梁益字友直仁宗時人與陸文圭同里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淪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 經學

能明經典之與者

飛錯受尚書於伏生 史記

晁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韓嬰詩易 前漢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 中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同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以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丁寬易東 前漢

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 元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傳漢景帝時寬為文帝子梁孝王武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易說三萬言訓故舉

大誼而已

劉歆五經博士前漢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為中壘校尉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也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等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

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口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注丹作易通論後漢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光武建武初為懷川士稍遷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李育博覽後漢

李育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漢東平憲王倉光武子也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

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光武建武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張玄解蒙後漢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漢光武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薛漢詩長後漢

薛漢字公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傅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漢光武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董鈞博通古今後漢

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明帝永平中為博士特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樓望儒宗後漢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漢光武建武中趙節王羽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仕至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卒於官門生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盛事

張興聚徒 後漢

張興字君上習梁丘易以教授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西園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明帝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帝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 且 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重席 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漢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小工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 解 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後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

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應講論五經 後漢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漢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漢章帝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沛獻王好經學 後漢

沛獻王輔漢光武子也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

杜撫詩法 後漢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教授鄉里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光武子東平憲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効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衛宏訓書 後漢

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漢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恭學義精明 後漢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不學義精明教授常數千郡請召不應漢光武建武初為課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八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夏恭勵學善文 後漢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漢光武即位嘉其忠眾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卒官諸儒共謚宣明君云

丁鴻無雙 後漢

丁鴻字孝公有經學至行漢明帝永平中徵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後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張酺講書 後漢

張酺字孟侯漢明帝開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講於御前論難當意遂令入授皇太子經漢章帝即位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政說經 後漢

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揚子行教授常有數百人焉章帝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召馴德行恂恂 後漢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稍遷騎都尉侍講漢章帝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宗

崔駰偉才 後漢

崔駰字季伯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今古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漢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嘗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

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徒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我遂揖入為上客

劉珍正字後漢

劉珍字秋孫少好學為謁者僕射漢安帝永初中和熹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拜宗正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楊震三鱣後漢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都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

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安帝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

許慎說文後漢

許慎字叔仲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慎以五經傳說誠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安帝時為郡功曹

康成入室操矛後漢

鄭玄字康成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以玄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順帝時拜議郎轉武都太

守

朱穆比回後漢

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可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得答曰郡中瞻望明所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矣桓帝永興中擢穆為冀州刺史

周舉五經後漢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桓帝延熹中舉茂才為平丘令

何休作公羊傳後漢

何休字邵公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

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漢靈帝建寧中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拜議郎遷諫議大夫

服虔雅才後漢

服虔字子慎少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鄭玄道東後漢

鄭玄字康成靈帝時人鄉玄少爲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更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法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由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不倦會融集諸生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蔡邕正定六經文字後漢

蔡邕字伯喈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舛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任安兼通數經後漢

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獻帝時累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馬融絳帳後漢

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

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等書行于世云

景鸞著述後漢

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文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竹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嚴幹鍾繇辨折春秋魏書

嚴幹字公仲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折長短繇爲人機健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文帝黃初中爲五官中郎將

樂詳獨受五業魏書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漢獻帝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令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嘗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文帝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詳詳

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亡心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詔與大史典定律歷轉拜騎都尉

庾峻發明經旨

晉書

庾峻字山甫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魏高貴卿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武帝時加諫議大夫

杜預有左傳癖

晉書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身居將相率接物禮恭誨人無隱立功之後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並用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杜預出而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武

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謝莊隨國立篇

南史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美容儀為宋文帝所愛重後為隨郡王誕記室乃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

王儉經學大興

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孝武帝時襲爵豫寧縣侯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王公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時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

何佟之讀禮

南史

何佟之字士威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



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初為國子助教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遷驃騎司馬

王承經術為業南史

王承字安期梁武帝時為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王儉父王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

盧景裕注易北史

盧景裕經明行著齊神武帝嘗以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周易景裕理

美之  
徵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  
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

陸乂精熟五經北史

陸乂字旦齊文襄時襲爵始平侯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之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徐曠通五經唐書

徐曠字文遠家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千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大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

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唐高祖時爲國子博士

顏師古考定五經唐書

顏師古唐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寔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結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武平一論三桓七穆唐書

武平一名甄博學通春秋唐中宗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者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

折武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照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柰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塊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卯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曰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以今始未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啖趙春秋纂例唐書

啖助字叔佐玄宗天寶末調臨海山丹陽主簿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

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一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  
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一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  
仲子陵袁彛韋彤韋蒞以禮祭廣一以易強家以論語皆自名  
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

李之才受易源流 宋史

李之才字挺之仁宗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質朴真率自  
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類在訶怒  
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  
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  
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為衛州獲嘉主簿

朱震易學傳授 宋史

朱震字子發登宋徽宗政和中進士第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辭

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種  
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既既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  
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高宗時召為司勳員外  
郎

徐僑剛直 宋史

徐僑字崇甫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邇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  
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

姚樞刊經惠學者 元史

姚樞字公茂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揚惟中乃與  
之偕覲元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

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亦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程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時拜中書左丞

熊朋來不倦元史

熊朋來字與可宋度宗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宋亡元世祖得江南不苟進隱居教授其性知而不肆分而不狷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質

外選于江西於是參政徐瑛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常著琴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元英宗時翰林學士元明善薦朋來于朝未及召而卒

竇默教授元史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仕元世祖為翰林學士初默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

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

吳澄著述 元史

吳澄世祖時累舉不第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

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以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必核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議歎曰與具止一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以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

黃澤明經 元史

黃澤字楚望近代覃思之學推黃四子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白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

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悶如此寧無不傳之理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饑家人禾木實草根以療饑安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威成宗大德中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 史學

能脩國史記載之學者

班彪作後傳後漢

班彪字叔皮才高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漢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撰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焉

班固續父修史後漢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百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向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收繫京兆獄取其家書固弟超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而郡亦上其書漢明帝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及立平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幸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世渥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實憲上固行中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口之及實氏實客皆逮考統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

因比捕繫因送死獄中詔以趙責鏡抵主者史

陳壽撰三國志晉書

陳壽字承祚晉武帝時除著作郎以魏吳蜀二國志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之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時人稱其有良才之才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

日書

習鑿齒字彥威著漢晉春秋裁正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八福晉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緯八興而為受禪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又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凡五十四卷武帝時荊州刺史桓温辟為八事

司馬彪續漢書

晉書

司馬彪字紹統晉武帝時為秘書郎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世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猶未盡善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孫盛著魏晉史

晉書

孫盛字安國武帝時為安西諮議參軍盛篤學不倦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世稱良史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

於慕容儁孝武太元中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于寶撰晉書 晉書

于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晉元帝時爲著作郎乃就撰集自晉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魏收撰魏史 北史

魏收字伯起齊文宣時天保中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撰魏史時尚書陸操嘗謂左僕射楊愔曰魏收所撰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

仁以免尤責

賈緯補錄 五代史

賈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唐末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入晉漢同修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徐台符以爲不可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晉高祖天福中爲起居郎史館脩撰

孫甫唐書 宋史

孫甫字之翰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仁宗時授祕



閣校理改右正言

劉恕專精史學 宋史

劉恕字道原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悅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爲精詳

林希修神宗實錄 宋史

林希字子中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哲宗時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李燾長編 宋史

李燾字仁甫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高宗紹興八年進士第後官至敷文閣學士

范冲修宋實錄 宋史

范冲字元長父祖禹嘗修宋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高宗時爲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遷翰林學士

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

袁樞字機仲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寧宗登位擢右文殿脩撰

袁楠脩國史 元史

袁楠字伯長元成宗時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

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楠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行於世

李伯宗脩世祖實錄 元史

李之紹字伯宗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脩世祖實錄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藁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仁宗時官至國子司業後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

揭曼碩與總裁三史 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元為翰林侍講學士元順帝時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

張起巖充總裁三史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元順帝至正中詔修遼金宋三史入翰林為承旨充總裁官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氣定深

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

才學

有才學者稱於時者

楊脩辯辭事文類聚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獻帝時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壘曰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邯鄲淳曹娥碑事文類聚

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于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

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  
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  
郎嗟歎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孝  
武帝時累徵辭不就

戴逵才藝

晉書

王擢抽簞掣手扇

南史

王擢以博學見知齊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  
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  
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  
自得擢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擢操筆便成文章  
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擢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  
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  
士唯擢問無不對仕齊武帝永明中為秣陵令

元勰露布

北史

魏孝文帝令彭城王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  
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  
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  
則弟誰能辯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楊師道詩如宿構

唐書

楊師道太宗時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  
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適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  
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

一坐嗟伏

恒濟作相虞昶作匠唐書

來濟異母兄恒唐肅宗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護兒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倓佺拆字明義宋史

崔倓佺太宗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兩點爲角用上撇一點俱不成字

石曼卿多才藝宋史

石延年字曼卿宋真宗時人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爲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

孫復以學爲時所重宋史

孫復字明復仁宗時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

米芾多才學宋史

米芾宋神宗時爲禮部員外郎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

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辯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  
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  
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  
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  
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吳伸道立地書厨宋史

吳時字伸道仕宋徽宗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敏於為文未嘗  
屬藁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韋述屬文輒成事文類聚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  
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  
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家之寶也”

子敬山陰草堂碑事文類聚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  
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博學

學問廣博者

季札觀樂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  
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  
美哉淵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鄗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鄭子陳紀官左傳

魯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  
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  
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  
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里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伶州鳩論律呂源委國語

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鐘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帶

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實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玉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嚳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日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  
 鵠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  
 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  
 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  
 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虛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射父詳言重黎國語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

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  
 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  
 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  
 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祀使名者姓之後能知四時之  
 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彙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  
 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夏知史誤已亥耳 事文類聚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登更生字子政更名向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賈逵問事不休 後漢

賈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無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及二十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和帝永元三年為左中郎將改侍中領騎都尉

李譔無不該覽 蜀書

李譔字欽仲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蜀後主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束皙對曲水之由 晉書

晉武帝嘗問執事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其怪乃招攜之水濱洗去

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兩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皙金五十觔

張華該博 晉書

張華爲司空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賀循儒宗 晉書

賀循字彥先元帝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

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

希鏡悉古冢銘南史

賈希鏡家傳譜學嘗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

裴子野知遠邊國名南史

裴子野字幾原梁武帝以子野為著作郎掌修國史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人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繫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高允博通經術北史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

公羊仕後魏太武帝神鼎中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曰

孫惠蔚為儒所尚北史

孫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李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魏孝文帝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升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彞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木冠之子皆服成

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洵滄朕常以為  
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游肇耽好經傳北史

游肇字伯始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  
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  
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魏孝  
文時為內祕書侍御

暉遠博通義疏北史

房暉遠字崇儒世傳儒學隋文帝受禪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  
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  
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

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  
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帶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  
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  
擢為國子博士

劉焯精博古今北史

劉焯字士元犀額龜首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後與諸儒於祕書  
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  
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  
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隋文帝開皇中為著作郎

敬宗詳對帝丘 唐書

高宗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依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頊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滎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源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淤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然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

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河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而獨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

師古知伏事文類聚

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災則祠社用伏日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

殘陽而未得升故謂歲伏因名伏日

李璉備對三黃五代史

李璉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璉臥廬中間者哀矜之後仕梁太祖出知曹州召拜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璉語大喜

遼義宗博學 遼史

遼義宗名倍初市書至萬卷歲于鑿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熯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尹拙識見該博 宋史

尹拙梁末帝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仕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劉熙古著書 宋史

劉熙古字義淳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太祖即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邊鄙以寧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

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  
素歷官十八登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為歷代  
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  
監頒行之

貽孫博覽宋史

王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穎二州署衙內都指揮使顯德  
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  
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  
大臣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徧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  
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  
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  
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

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宋昂目為小萬卷宋史

宋昂字舉之世家漢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  
與唐舊臣顏堯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  
立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  
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有宋遵度好讀書人  
號之為宋萬卷目昂為小萬卷宋真宗咸平中官至翰林學士

宋綬通經史百家宋史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  
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揚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  
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  
時所尚真宗時遷大理評事



馮道宗通五經 宋史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群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辯析無滯真宗時遷太子中允龍圖閣

李仲容尊帝官家 事文類聚

李仲容真宗時爲侍讀真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

何涉一覽不忘 宋史

何涉字濟川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仁宗時登進士第

夏竦無不通曉 宋史

夏竦字子喬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多識古文學子竒字至夜以指畫膚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後官至武寧軍節度使

文與可多才藝 宋史

文同字與可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竒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

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韞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神宗時知洋州元豐初改知湖州

歐陽伯和獨操古學 宋史

歐陽發字伯和修之子也神宗時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蘇頌無所不通 宋史

蘇頌博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

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躉之徽宗時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

陳亮字同父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

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育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光宗時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事

張洽無所不讀 宋史

張洽字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寧不嘉定元年授松滋尉

仲微涵飲六經 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寧宗時調莆田尉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飲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幼生德祐中為殿中侍御史

劉放問答無遺 事文類聚

劉原父放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廷英起於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

陸澄號書厨 事文類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曰陸公書厨

朱子論太極 事文類聚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

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楚材國語見稱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復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官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金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開州爲左右司員外元太祖定燕問其名召

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憐之曰遼金世能自強汝子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

秉忠無不精通元史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生而乳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律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宮寺元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

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  
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  
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道留藩邸

蕭欒博極群書 元史

蕭欒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欒性至孝自  
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  
者三十年製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  
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  
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成宗大  
德中拜太子右諭德

侯均旁通釋老 元史

侯均字伯仁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膏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  
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  
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  
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因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  
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傑而氣剛正人  
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  
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成宗時爲太常博士

岳柱書無不究 元史

岳柱字止所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  
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  
之則曰彼有欺也我何與焉母郤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武宗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

履謙博洽精通 元史

齊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  
釐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  
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  
無不淹貫仁宗延祐元年為國子司業

柳貫靡所不通 元史

柳貫字道傳霅州劍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  
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  
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  
誦之仁宗延祐中為江山縣儒學教諭

韓性 性綜群籍 元史

韓性字明善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  
小戴禮作大義擬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

性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  
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闢域其為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  
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屢至無所容仁宗延  
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  
悉本朱熹私議為首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  
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所行何如耳有德  
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  
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  
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辯析是非  
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焉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  
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卒不仕

陸文圭博通經史 元史

陸文圭字子方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  
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筭數之學宋度宗咸淳初文圭年  
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元  
仁宗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  
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祭卒不仕

杜本靡不通究 元史

杜本字伯原元文六亦在江南聞其名徵之不起爲人湛靜寡欲無  
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  
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  
隸所著有四經表章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111X  
4  
30